

ZHONGWAI ZHUMING KEXUE JIA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巴斯德

斯宝旋

ZHONGWAI ZHUMING KEXUE JIA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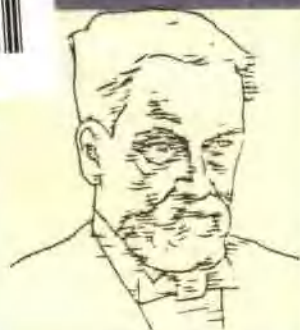
DEGUSHI

Z



90192101

KEXUEJIA
DE
GUSHI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巴斯德

斯宝雅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3 号

责任编辑: 郑 尚

技术设计:

封面设计: 李显陵

插图: 刘学伦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第2辑)

巴斯德

斯宝永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1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54 千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0 35,000

ISBN7-5365-1297-X (1.31)

目 录

“小野兽”引起的风波	1
勇敢地应战	22
罗西格诺尔医生认输了	46
沙波涅的挑战	63
“他是我心爱的一只豚鼠呀!”	85
纸条后面的奸诈	103
一个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人	122

“小野兽”引起的风波

空气里有细菌，这是常识，就连小朋友也知道。可是，在100多年以前，法国的大科学家巴斯德第一次说空气里存在着这种叫微生物的“小野兽”时，却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反对。有个叫普涉的科学家反对得最激烈，他说：

“巴斯德完全是胡说八道，空气里怎么会有这种小野兽？这些小野兽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哈哈！”

“怎么没有呢？”巴斯德是个厚道的人，平心静气地和他讲道理，说，“无论是雨水或是有机物的液汁，只要露在空气中，过几天就能产生无数微生物。这种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微生物，在48小时内就能产生

1, 000, 000 个子孙。”

“这些小野兽繁殖得快，我承认。”普涉反驳说，“可是，这绝不存在于空气里，而是有机物的液汁里自然产生出来的。这道理太简单了，肉腐烂了，不是会生出蛆来吗？”

“你大概还相信污泥里可以生出鳗鱼来，垃圾里会长出跳蚤来，腐烂的草会变成萤火虫，麻雀钻到水里会变成河蚌吧！”

巴斯德的这几句话，刺痛了普涉，气得他脸色发青，鼻孔冒烟。

以后，普涉和老朋友、著名医生拉迪斯、沙波涅谈起这件事时，他们都对巴斯德恨得咬牙切齿。

“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普涉先生！”拉迪斯说，“巴斯德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他老子不过是个臭皮革匠，祖父还是个农奴呢！嘻嘻！”

“巴斯德的底细，我全知道！”沙波涅也嘲笑着说，“这小子，胆小如鼠。我告诉你们一个笑话，他的家不是在阿波瓦么，16岁那年他到巴黎念书，一到巴黎就哭鼻子，想家、

想爹妈，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苦苦哀求说，让我回家去吧！我只要嗅到家里制革的气味，病就会好的。”

普涉和拉迪斯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从此，他们把巴斯德看作洪水猛兽，恨得要命，又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都想找机会进行报复。

有一天，拉迪斯的朋友佛朗斯瓦医生在他的诊所里突然被人枪杀，说是因为巴斯德的一本小册子引起的……

佛朗斯瓦医生在诊所里刚刚做完外科手术，漫不经心地把手术器械乱七八糟地往皮包里塞，正准备出诊时，突然有个陌生的中年男人闪到他的面前，用枪口对着他喝问道：

“喂，你是佛朗斯瓦医生吗？”

佛朗斯瓦医生吃惊地随口应了声：“是呀！”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佛朗斯瓦医生就躺倒在地板上了。

这个行凶的男人自动跑到警察局报案。警官审问他时，他毫无畏惧，理直气壮地说：

“警官大人，这不是谋杀案！怎么能说是谋杀案呢？”

“那么，弗朗斯瓦医生到底跟你有什么地方过不去呢？”

“他害死了我的妻子，警官大人！就是他用他那双脏手，使得我的妻子发高烧，得了产褥热……死了……”这个男人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

“那你也不能因此去责怪一位医生呀！”

这个男人一面揩着眼泪，一面从口袋里摸出一本小册子来，拿到警官面前一页一页翻着说：

“那么，请警官大人读一读这个吧！”

警官惊异地从他手中把小册子接了过去，一眼就看到上面这样写着：

“医生们！外科医生们！把你们的手洗干净吧！把你们的器械在沸水里消消毒吧！……”

“你看看，巴斯德先生的话，他们一点也不听，弗朗斯瓦医生是存心要害死我的妻子呵！”

警官无言可对。

就是这本小册子，拉迪斯拿到了它以后，就像拿到了赃证一样，乘医学研究院开大会时，他在讲台上向大家挥动着巴斯德的这本小册子，大肆攻击巴斯德，说巴斯德对科学是一种威胁，佛朗斯瓦医生遭到枪杀就是明证。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先生们，要是还允许巴斯德继续干下去的话，我们法兰西的内、外科医生就要整天提心吊胆了。”

拉迪斯在医学研究院攻击了一通以后，竟然还跑到皇宫里，向拿破仑三世告起巴斯德的状来。当时在场的还有沙波涅医生、御医和研究院的一位院士。

拿破仑三世拿着小册子，翻了几页后问道：

“这就是路易·巴斯德写的吗？”

“是的，陛下！巴斯德他根本不是一个医生，他不过是一个化学家罢了。”沙波涅用轻蔑的口吻回答说。

“一位化学家，你是这样看的吗？”拿破

仑三世说着走到书桌旁坐下来。

“您还记得吧，陛下！几年以前，就是这个巴斯德，在酸酒问题上引起过一场小小的论战哩！”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件事他说得对嘛！”

“陛下，他声称已经在里面发现了小小的动物——那些无限小的野兽哩！”沙波涅不敢直说他不同意皇帝的看法，只好挖苦地嘲笑巴斯德。

“竟会有这样的生物吗？它们真的存在吗？”

皇帝这一问，沙波涅觉得机不可失，连忙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架势，滔滔不绝地攻击起巴斯德来：

“陛下，极细微的有机体是早就观察到了，只要哪里有腐烂的物质，哪里有发酵过程，哪里就会自发地产生细菌。与其说它们是疾病的起因，倒不如说它们是疾病的结果。巴斯德把酒加热到 67°C ，据说就能把它消灭。照他这么个说法，大概他还打算用同样

的方法去治疗血液中毒，那就是说打算把我们的血液煮滚呢？您说荒诞不荒诞？”

“这是上帝不容许的。”

“我敢向您担保，陛下！巴斯德这个人做得出来的。”

“我可不会让他这么胡闹，沙波涅！”皇帝摆动了一下手表示他的权威说，“我决不会容忍这样的医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中世纪，而是生活在19世纪的法兰西！”

皇后听到他们谈论得很热烈，而且是谈论巴斯德的事，引起了她的关注。因为她知道巴斯德是很关心那些养孩子的母亲，要医生对她们的生命安全负责，所以她对巴斯德早有好印象。她走了进来，站在皇帝的身旁，望着沙波涅说道：

“我认为应该允许巴斯德先生为自己辩护，我也看过那本小册子。沙波涅医生，他没有说过要把血液煮滚的话，只不过要你们把外科医生用的器械煮滚消毒呀！”

皇后的话使得沙波涅狼狈不堪，他委屈地说：

“陛下，要是我真做出这种荒诞的事来，用开水煮滚器械，或者把我的手放在开水里烫一烫的话，岂不是把我看成是一个求助于符咒的巫医了！那样人们会讥笑我，把我赶出医院的呵！”

“这倒是一件新奇事儿，”皇后讽刺地说，“可是沙波涅先生，你不能闭起眼睛不看事实，现在进医院的人，大都是活着进去，死了出来的哩！”

拿破仑三世神色严肃地说：

“是这样的，沙波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沙波涅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感到很窘。

如果拿这话去问巴斯德，他一定会大声地回答说：

“这是因为我们的医生不肯承认空气里存在着细菌的缘故。因此，让病菌侵入人体的血液里，造成了死亡。这实在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呵！”

正当拉迪斯、沙波涅他们在背后攻击和

诽谤巴斯德的时候，巴斯德却正在一间办公室兼实验室里，一面俯身从显微镜中观察着实验物，一面对他的妻子口授着：

“我们的医生，由于漠视细菌的存在，造成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仅仅在产褥热方面，每10个母亲中就有3个死亡。也就是说，在巴黎市每年有两万多名无辜的妇女不幸死去。事实就是如此。先生们，我要把这交给你们自己去判决，我们当中究竟谁应该被指控为杀人犯？”

他抬起头，挺直身子，像是在问妻子，又像是在问他心目中的那些医生们。他沉思了一会后，继续说：

“我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将作出这样的回答：‘拿证据出来给我们看吧！’你说，还要什么证据呢？难道死去的和那些将要断气的人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愚昧吗？”

“不过，路易！”巴斯德太太停住笔，抬起头望着他说，“你还没有把握呢！产褥热的细菌至今还没有发现呀！”

巴斯德陷入了沉思，随后转过身来，走

到他的助手路克斯的桌边。路克斯此刻正在聚精会神地从显微镜中观察着玻璃片。

“怎么样？路克斯！那几块玻璃片上，能看出什么东西吗？”

路克斯抬起头来，随手捋了下蓬乱的头发，擦了擦那双疲惫的眼睛，笑了笑说：

“已经是第 58 次试验了，全都是否定的。”

巴斯德点了点头，转过身又走到另一位助手工作的桌旁问道：

“你呢？能看出一些什么来吗？”

“有呵！先生。这里我看到有几条‘链条’！”助手兴奋地抬起头说着，随即起身让开，请巴斯德来看。

巴斯德左看右看，看了半天，还是叹了口气说：

“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

这位助手实在太疲倦了，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

“再试一试吧！”巴斯德拍拍他的肩膀。

“再试吗？”助手怀疑地反问了一句。

“对！”巴斯德坚决地说，“再试！再试！再试！”

助手受到巴斯德的精神感染，一下子又振作精神，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巴斯德用拳头猛击着桌子说，“记住我们的目的：发现细菌，征服细菌！”

这时，巴斯德的女儿安妮特笑嘻嘻地出现在门口，朝她妈妈招招手说：

“妈妈，门外有人找爸爸！”

“是谁找呀？”

“不知道，我没有开门。”

巴斯德太太去打开了大门，只见一个穿着制服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门口。从他那袖口上的饰纹，巴斯德太太知道他是皇帝派来的信差。她愣了一下，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奉法兰西皇帝陛下之命，交一封信给巴斯德先生。”信差说着把信取了出来。

“是什么事呀？先生！”巴斯德太太惊惶地问。

“皇帝陛下有请!”

信差匆匆离去后，巴斯德太太把信交给巴斯德。他赶忙拆开信，信中原来是一张请帖，上面写着：

“宫廷大臣按陛下旨意，邀请您出席招待会。”

“什么事！路易！”巴斯德太太急切地问。

“宫廷开招待会，请我参加。这可是个好机会，玛莉！我只要把皇帝说服了，事情就好办了。”

好容易等到傍晚时分，巴斯德穿上礼服，准备到皇宫去。安妮特和她的妹妹、弟弟知道爸爸要去见皇帝、皇后，都很兴奋地围着爸爸转。巴斯德抱着他们，一个一个都亲过以后，提起那只大皮包，走出大门。

马车早已等在门口，巴斯德登上马车，把大皮包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身边。马车夫关上了车门后就启程了。巴斯德太太站在窗口凝神地望着马车远去。

马车在夜色朦胧的街上急速地奔驰着，巴斯德的心情也像辘辘的车轮声一样地不平

静。车子来到一家门口，突然停了下来，马车夫跳下座位。

巴斯德伸出头来一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到这里来了？他问道：

“这里难道是皇宫吗？”

“对不起，先生！请原谅我把车子停一下，我要进去看一看妻子，她病得很厉害。”

巴斯德点了点头，马车夫那满脸焦虑的表情，使他深感同情。马车夫朝着房子飞奔而去，巴斯德也急急地下了车，紧紧地跟了进去。

马车夫走进地下室以后，巴斯德站在门口踌躇了一下，他看见卧室里由于马车夫的到来而慌乱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助产士赶忙拉起床单往床上那个躺着的女人身上遮盖。马车夫看到这情景，怔了一下，随后冲到助产士身边，朝着床上死者跪了下去，悲切地痉挛起来，伤心地抽泣着，呼喊着他妻子的名字：

“露易丝！露易丝！我来了……”

助产士收拾好东西，转过身来，看到巴